

水滸傳

〔明〕施耐菴 著

〔清〕金人瑞 評

齊魯書社





金圣叹批评

水滸傳

(下)

[明]施耐庵 著

刘一舟校点

齐 鲁 书 社

一 九 九 一 · 济 南

金圣叹批评

水 滸 传

〔明〕 施耐庵著

〔清〕 金圣叹评

（全二册）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1印张 17插页 1208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—5333—0183—8

1·84 定价：43.00 元

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五十五

第五十回
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此篇为朱、雷二人合传。前半忽作香致之调，后半别成跳脱之笔，真是才子腕下，无所不有。

写雷横孝母，不须繁辞，只落落数笔，便活画出一个孝子。写朱仝不肯做强盗，亦不须繁辞，只落落数笔，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肠。笑宋江传中，越说得真切，越哭得悲痛，越显其忤逆不肖；越要尊朝廷，守父教，矜名节，爱身体，越见其以做强盗为性命也。人云“宁犯武人刀，莫犯文人笔”，信哉！

景之奇幻者，镜中看镜；情之奇幻者，梦中圆梦；文之奇幻者，评话中说评话。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，真对妙景，焚妙香，运妙心，伸妙腕，蘸妙墨，落妙纸，成此妙裁也。虽然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，江瑶柱连食，当复口臭，何今之弄笔小儿学之至十百，卒未休也！

豫章城双渐赶苏卿，妙绝处正在只标题目，便使人读之如水中花影，帘里美人，意中蚤已分明，眼底正自分明不出。若使当时真尽说出，亦复何味耶？

第五十回

雷横母曰：“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。”此一语，字字自说母之爱儿，却字字说出儿之事母。何也？夫人老至六十之际，大都百无一能，惟知仰食其子。子与之食，则得食；子不与之食，则不得食者也。子与之衣服、钱物，则可以至人之前；子不与之衣服、钱物，则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。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儿，政如初生小儿眼睁睁地只看母乳，岂曰求报，亦其势则然矣。乃天下之老人，吾每见其垂首向壁，不来眼睁睁地看其孩儿者，无他，眼睁睁看一日而不应，是其心悲可知也。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相应，是其心疑可知也。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终又不相应，是其心夫而后永自决绝，誓于此生不复来看。何者？为其无益也。今雷横独令其母眼睁睁地无日不看，然则其日日之承伺颜色、奉接意思为何如哉！《陈情表》曰：“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”雷横之母亦曰：“若是这个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。”悲哉，仁孝之声，读之如闻夜猿矣！

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，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，当日又设席庆贺。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，小喽罗出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。朱头领邀请住了，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较报知。”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

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^{异数。}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^{〔一〕}写宋江独拜，何以处晁盖哉？咄咄之色，我不欲读。道：“久别尊颜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”雷横连忙答礼道：“小弟蒙本县差遣，往东昌府公干回来。经过路口，小喽罗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”宋江道：“天与之幸！”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，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全消息，晁盖直性人，至今未见雷横好处，故又独问朱全，写得性情都有，然其实是借此一笔，为下作引也。雷横答道：“朱全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先放在此，笔法最好。新任知县好生欢喜。”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“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”徒以有老母在。正写雷横大孝，反显宋江不端。妙笔。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，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，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亦先放此一笔，以见下文构阍中不是无钱使。俗子不知，遂为雷横食指跳动也。众头领都送至路口辞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郛城县去了，山泊每添一番人马，必换一番调遣。此忽将雷横上山插放未及调遣之前，有云断月出之妙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。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^{〔二〕}，何至晁盖不及与闻？笔笔写宋江咄咄之色，令我更不欲读。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。先拨外面守店头领。宋江

〔一〕眉批：前不接，后不续，忽然一现，如院本之楔子。

〔二〕眉批：此一段，又是一篇大排调文字。

第五十回

道：上无晁盖，下无吴用，公然竟是宋江独说，只三字写尽咄咄之色。“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

家，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西山新店。新人旧职。再令时迁

去帮助石勇，北山新店。新人添。乐和去帮助朱贵，东山旧店。新人添。郑天寿

旧于鸭嘴滩下寨。去帮助李立。南山新店。旧人旧职。东南西北四座店内，卖酒卖

肉，每店内设两个头领，招接四方入伙好汉。酒店为一山眼目，故番番调遣，必先

申之。一丈青、王矮虎后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王矮虎旧于鸭嘴滩下寨。新职。金沙

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。二童旧于西山新店。旧人旧职。鸭嘴滩小

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。新人旧职。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

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旧人新职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。

山前三座大关，旧令杜迁总行守把，今分。新人新职。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。宋万旧于金沙滩

下寨。旧人旧职。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。旧人新职。阮家三雄守把

山南水寨。旧人旧职。孟康仍前监造战船。新人旧职，未打祝家时替管。李应、杜

兴、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。蒋敬旧人旧职，李应、杜兴新添。陶宗旺、薛永监

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。陶宗旺旧人旧职，薛永旧人新添。侯健专管监造衣袍、铠

甲、旌旗、战袄。旧人旧职。朱富、宋清提调筵宴。朱富旧收钱粮。旧人旧职。穆

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。李云旧人旧职，穆春旧管钱粮。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

宾客书信公文。旧分今合。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。新人新职。其余

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马麟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分调大

寨八面安歇。吕方、郭盛旧住忠义耳房，旧管战船，白胜金沙滩下寨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

于山顶寨内。中军。花荣、秦明居于山左寨内。左军。旧人新职。林冲、

戴宗居于山右寨内。右军。旧人新职。李俊、李逵居于山前。前军。旧人新职。张横、张顺居于山后。后军。旧人新职。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”

新人旧职，替吕方、郭盛。一班头领，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

庆贺，山寨体统甚是齐整。每每一番大发放后，便有一篇大结束，巨笔如椽，肉眼不识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一篇提纲。更换些衣服，赍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。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都头，几时回来？”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〔一〕。引子。雷横答道：“我却才前日来家。”李小二道：“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，字法。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反借此句，显出雷横已是县里出色人物。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见在构栏里说唱诸般品调，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字法。或是戏舞，一般技艺。或是吹弹，又一般技艺。或是歌唱，又一般技艺，真说得耳热脚痒。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称述一句。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？从更一句。端的是好个粉头！”又自家赞赏一句，声声口口，真令雷横耳热脚痒。

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四字不但写雷横背去之故，亦已先伏后文无钱之故矣。便和那李小二径到构栏里来看。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着等

〔一〕眉批：前来无数雄奇震撼之篇，忽于此卷别作点染掩抑之调，如游太华归，忽登虎丘也。

第五十回

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头上^{字法}第一位坐了。^{坐得不尴尬，便生出事来。}

看戏台上，却做笑乐院本。^{字法}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

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。^{李小二既已引入，便随院本下来，只见}^{手放去，妙。字法。}

一个老儿^{章法}裹着磕脑儿头巾，穿着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

皂绦，拿把扇子，上来开科^{字法}。^{龟道：如画。}“老汉是东京人氏，

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

伏侍看官。”^{句法。七字}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^{章法}参

拜四方，^{一。好}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，^{二。好}拍下一声界

方，^{三。好}念出四句七言诗道：“新鸟啾啾旧鸟归，老羊羸瘦

小羊肥。^{定场诗只是寻常叹世语耳，却偏直贯入雷横双耳，真是绝妙之笔。}

^{第一句言子望母，第二句言母念子。天下岂有无母之人哉，读之能不泪下也？}人生衣食真难事，^{四句并不联贯，而实联贯入妙者，彼固以四句联贯一篇，不在求四句之联贯也。第三句七字，说}

尽世界，又^{一样}不及鸳鸯处处飞！”^{一二句刺入雷横耳，第三句刺入合棚众人耳，到第四句忽然转到自家身上，显}

出与知县相好。只四句诗，便将一回情事罗撮出来，才子妙笔，有一无两。俗本失此一段，可谓食蚌蚶乃弃其螯矣。此书每每横插诗歌，如五台亭里、瓦官

寺前、黄泥冈上，^{鸳鸯}雷横听了，喝声采。^{要知雷横喝采，是动心前二楼下，皆妙不可言。句，不是感伤后二句也。三}

字中并无一孝子字，那白秀英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

话本，是一段风流温藉的格范，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。”

我未见其书，只是^{题目}说了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，^{详处极详，省处极省。}合棚价

众人喝采不绝。

那白秀英唱到务头，^{章法}这白玉乔按喝^{字法}道：“虽无

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。看官喝采是过去了，我儿且

下来，^{声声如画。}这一回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。”^{字法。笑乐院本既毕，又先许是交鼓院本，}

便令合棚众人，不得不为缠头，如耐庵自白秀英拿起盘子，指着道：
已每回住处，必用惊疑之笔，即其法也。

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”全副构栏语，句法字法都妙。

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四字不过口头便语，乃入下却偏是空过，故妙不可言。白玉乔道：

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声声如画。白秀英托着盘子，

先到雷横面前。青龙头上第一座，绝倒。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

无一文。绝倒。只并无一文四字，费耐庵无数心血。盖直于山泊下来时，便写一句得了一大包金银，以表雷横不同贫乞人之并无一文；又于遇李

小二时，再写一句又值心闲，以表雷横亦不谓自己身边并无一文。如此便令上文青龙一座，既不梦梦，下文又羞又恼，都有因由也。若俗手亦复解写并无一文四字，何曾少缺一点一画，而彼此相较，遂如金泥。才与不才，岂计道里！雷横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带

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”白秀英笑道：一笑不堪。“‘头醋不

醞二醋薄’，乃至以合棚之罪归之，不堪之甚。官人坐当其位，四字尤其不堪。

可出个标首。”字法。雷横通红了面皮道：“我一时不曾带得出

来，非是我舍不得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既是来听唱，如何不

记得带钱出来？”辨折得不堪之甚。雷横道：“我赏你三五两银子，也

不打紧，却恨今日忘记带来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今日眼见一

文也无，提甚三五两银子，不堪之甚，恶毒之甚。正是教俺望梅止渴，画

饼充饥。”恰好妙对，声声院本。句法。白玉乔叫道：章法。“我儿，你自没眼，

不看城里人村里人，骂女儿，却是骂雷横。妙，妙。只顾问他讨甚么？且过去自

问晓事的恩官，赞别人，却又是骂雷横。妙，妙。告个标首。”雷横道：“我怎地

不是晓事的？”白玉乔道：“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，字法。狗

头上生角。”不堪之甚，恶毒之甚。句法。众人齐和起来。旁衬一句，尤极不堪。章法。雷横

第五十回

大怒，便骂道：“这忤奴，字法。怎敢辱我？”白玉乔道：“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，字法。打甚么紧！”有认得的喝道：“使不得，这个是本县雷都头。”此一村却定不可少。白玉乔道：“只怕是驴筋头！”雷驴都筋头字，随口相混成句，恶毒不可言。雷横那里忍耐得住，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，揪住白玉乔，一拳一脚，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，都来解拆，又劝雷横自回去了。构栏里人，一哄尽散。

原来这白秀英，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构栏。鸳鸯处处飞，新言验矣。那花娘字法。李贺诗有“花面丫头”四字，殊妙。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径到知县衙内诉告：“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构栏，意在欺骗奴家！”好货。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好货。“快写状来！”这个唤做枕边灵。句法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，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。一路都写花娘有死之道。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第一段责枷。逐段详写，以表雷横一枷梢，非陡然性起，其由来者渐也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写花娘有死之道。又去知县行说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构栏门首。

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场，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构栏门首。第二段号令。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拏扒他？这婆娘寻思一会：“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

一怪！”写花娘有死之道。走出构栏门，去茶坊里坐下，叫禁子过去，发话道：“你们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。知县相公教你们拏扒他，你到做人情，少刻我对知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！”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拏扒他便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”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“兄长，没奈何，且胡乱拏一拏。”把雷横拏在街上^{〔一〕}。第三段拏扒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新鸟啾啾，老羊羸瘦之言，又验矣。看见儿子吃他拏扒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衬出美髯来。钱财直这般好使？谁保得常没事！”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听我说，我们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拏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。不时，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得面皮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！”禁子们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骂，一头先解拏扶，妙笔，便放活雷横手脚，生出下文情事来。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我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婢子，却才道甚么？”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千人骑、万人压、乱人入的贱母狗，做甚

〔一〕眉批：此篇将雷横、朱仝分作两段文字，第一段写雷横孝母是真孝，不比宋江孝父是假孝。

第五十回

么倒骂我！”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“老咬虫、乞贫婆，贱人怎敢骂我！”第四段大骂。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？你须不是郢城县知县！”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第五段毒打。凡用五段文字，跌出一枷梢来。这雷横已是衔愤在心，又见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与前喝采句应。俗本此处增“雷横大孝的人”句。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只一枷梢，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、邻佑人等，对尸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一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。徒以有老母在。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

把雷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全。

忽然转出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。

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着哀告朱全道：“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

只看着这个孩儿。绝世妙文，绝世奇文，读之乃觉《陈情表》不及其沉痛。天下岂有无母之人哉，读之其能不泪下也！望

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看觑。”朱全道：“老娘自请放心归去，今后饭食不必来送，

不是朱全包办，亦因收住老娘也。设无此句，送饭何日是了。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处，可以

救之。”雷横娘道：“哥哥救得孩儿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儿

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。”绝世妙文，绝世奇文，《陈情表》不及沉痛。朱仝道：“小人专记在心，美髯生平一片之心。老娘不必挂念。”那婆婆拜谢去了。朱仝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，极写其难，以表朱仝。又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仝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，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。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，断结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。曲曲折折，生出事情来。

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，朱仝道：合三句，是个专记在心者。“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”众人都到店里吃酒。朱仝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，来后面僻净处，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叙得直截爽快。分付道：“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可谓子与子言孝矣，写得妙绝。星夜去别处逃难。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”髯真绝伦超群，写来令人感激。雷横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，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这文案都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惟孝子能知孝子，笔绝妙。此语雷横能得之于朱仝，而宋江不能得之于一时万世者，则真假之别也。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，快去！”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软包裹，引了老母^{〔一〕}，雷横传毕。

〔一〕眉批：雷横传毕。

第五十回

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，徒以有老母在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朱仝拿这空枷撞在草里，细。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“吃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！”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晌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仝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”雷横为母，朱仝为友，写得一样慷慨。雷横招承，并无难色，徒以有老母在。朱仝情愿甘罪无辞，徒以吾友有老母在也。两句合来，不过十数字，而其势遂欲与史公游侠诸传分席争雄，洵奇事也。知县本爱朱仝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，却解朱仝到济州来。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朱仝只得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送朱仝上路。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，先赏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郓城县，迤迤望沧州横海郡来，于路无话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仝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，便教：“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”当下除了行枷，便与了回文，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

只说朱仝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押番、虞候、门子、承局、节级、牢子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见朱仝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仝在阶侍立，知府唤朱仝上厅，问道：“你缘何放

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”句句写出爱惜。朱仝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，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也不必得此重罪。”句句写出爱惜。朱仝道：“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问得重了。”知府道：“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？”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事，备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你敢见他孝道，为义气上放了他？”句句写出爱惜之至。朱仝道：“小人怎敢欺公罔上！”

正问之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，方年四岁，生得端严美貌，乃是知府亲子，知府爱惜，如金似玉。

甫写完母子恩爱，又接出父子恩爱来，奇文妙笔，是联是断。母无不爱之子，而老妇爱子尤剧；父亦无不爱之子，而幼子可爱尤甚。雷横老娘，知府衙内，似断却连，似连仍断，作者命意之妙，当于笔墨之外寻之。那小衙内见了朱仝，径走过来，

便要他抱，要抱是第一段，看他文情渐渐生出来。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。那

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，说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。”不要别人

抱，只要朱仝抱，是第二段。知府道：“孩儿快放了手，写知府爱惜朱仝固也，此却写到知府爱惜朱仝美

髯。夫云长制囊珍护，茂先不复御彼，灵运临刑犹施维摩，此皆自休要罗唆。有髯自惜之，而此知府乃独至于惜人之髯，真写出名士风流也。”

小衙内又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，和我去耍。”抱了要耍，是第三段。

朱仝禀道：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，耍一回来了来。”知府

道：“孩儿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来了来。”知府教抱去耍，是第四段。看他文情

渐渐生来。朱仝抱了小衙内，出府衙前来，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，

转了一遭，再抱入府里来。知府看见，问衙内道：“孩儿那里去来？”小衙内道：“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买糖和果子